

高考,一场青春的修行

□ 南坡翁

都说高考是一座独木桥,千军万马争着过。当你真正走过了,回过头看看,桥下的激流、桥上的摇晃,都化作了心里沉甸甸的东西。那不是分数能衡量的,也不是录取通知书能概括的,高考是一场青春的修行,修的是人,行的是路。

高三的时候,我把手机放进抽屉里锁了起来,刚开始手痒得厉害,总想去摸,慢慢习惯了之后,感觉过的日子清静了许多。晚自习后一个人走回家,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,脑子里还在想着没解出的数学题。所谓修行,不过是学会和自己待着。不刷手机、不聊天、不胡思乱想,就那样安静地坐在书桌前,一页一页翻书,一道一道解题。渐渐发现,原来我可以这样专注,原来独处不是孤独,而是与自己握手言和。

备考路上,挫折是家常便饭。记得

有次月考,数学比上次低了30多分,拿到卷子时手都在发抖。回家的路上憋着没哭,到了家进了房间趴在桌上半天起不来。奇怪的是,哭完没有了。第二天照常早早起来背单词,把错题全部抄下来,用红笔标注,蓝笔订正,绿笔写注意事项。慢慢地,我不再害怕考砸,反倒觉得每次失误都是老天爷在提醒我:这里还不行,再练练。接纳不完美,错题本教会了我。

早6点起床,晚11点睡觉,中间全是上课、做题、订正。像拧螺丝,一圈一圈,看不出进度,但拧着拧着就紧了。有时候做着做着题就走神了,把自己拉回来;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烦了,深呼吸几下继续。没有惊天动地的进步,只有不知不觉中,心静了,手稳了,再也不怕考试铃响。

诗人杨万里写到:“正入万山圈子

里,一山放过一山拦。”高考就是这样的山路,翻过一个坡,还有一个坡。但你走着走着,腿脚就结实了,气也喘匀了。那些咬着牙熬过去的夜晚,那些擦干眼泪继续刷题的清晨,都在悄悄改变你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强了,只是某天回头,发现曾经的坎儿已经不算什么。

把卷子交上去了,高考也就结束了,但这场修行的收获却留了下来。发现自己不再那么浮躁,能坐得住冷板凳;不再那么玻璃心,摔倒了拍拍土就能站起来;不再那么焦虑结果,因为我知道只要一步步走,路就在脚下。

人生很长,高考只是一站。但这一站教会你的东西——专注、坚韧、自省、从容,会陪着你去下一站,再去下一站。修行的路没有终点,但每一步都算数。

我与高考和解

□ 安伟光

结局会不会截然不同。

我曾长久地与高考对峙,把所有的不如意都归咎于那场考试,执拗地认为是高考辜负了我的付出,定格了我的青春遗憾。我不愿回望高三的岁月,甚至刻意避开关于高考的一切话题,将自己困在执念里反复内耗。大学毕业后,我还是执拗地要考那所大学的研究生,结果又是擦肩而过,我被调剂到了别的学校读研。

随着年岁渐长,走过更长的人生路,见过更多起伏与得失,我终于慢慢与高考握手言和,完成了一场迟到的和解。

我终于明白,高考从不是人生的结局,只是青春里一场重要的阶段性测验。它只能衡量我18岁那年的学识积累与临场心态,却无法定义我的未来,更无法限定人生的高度与可能性。人生从没有一考定终身的定论,真正决定前路的,是日复一日的坚持、永不言弃的韧劲和一次次重新出发的勇气。

我开始接纳当年那个笨拙却拼尽全力的自己。18岁的我,顶着学业的压力、家人的期许、未来的迷茫,在无数个日夜咬牙坚持,从未真正放弃。那些枯燥的刷

题、难熬的深夜、起伏的成绩,从来都不是无用的消耗。那段岁月打磨出的自律、抗压能力和直面困境的毅力,早已融入我的骨血,成为往后人生最珍贵的底气。十几岁的少年,本就无法在重压之下做到尽善尽美,有遗憾,才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。

我也渐渐读懂了高考的意义。它或许严苛、或许残酷,却是无数普通学子最公平的一次跳板。它教会我的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,更是直面竞争的从容、接纳得失的坦然和为了目标全力以赴的热忱。

如今再回望那段岁月,我不再怨恨、不再纠结、不再内耗。那场曾让我辗转难眠的高考,早已褪去了凌厉的锋芒,成为青春里最深刻的成长印记。所谓和解,从来不是妥协,而是与遗憾的过往释怀,与不完美的自己包容。

风吹过岁月,吹散了年少的执念。我终于与高考和解,与青春和解,带着那段时光赋予的力量,从容且坚定地奔赴往后漫漫人生路。而那些曾经说过的劝慰、守过的晨昏、考场外的目送,都会化作隐匿在岁月里的暖意,伴随着我们从容跨过人生一重又一重关卡。

起点与终点

□ 郝兴燕

我总疑心,人生的许多事,是反着来的。那最郑重其事的起点,往往潦草得像个意外;而那看似潦草的某处,回过头看,却稳稳地坐成了终点。

我抽屉深处,收着些旧车票,纸质的,边缘起了毛,像被岁月啮过。最旧的一张,是去往北方一座小城的硬座票。那是我18岁的夏天,高考的分数悬着一颗心,志愿表像一张命运的赌盘。我和父亲大吵一架,为着某个如今想来可笑至极的专业选择。我抓起背包,用打工攒下的钱买了这张最便宜的票,决意要逃往地图上一个陌生的点,仿佛逃得够远,就能挣脱身后的一切。

那趟绿皮火车,吭哧吭哧,走得极有耐心。车厢里混杂着汗味、泡面味和车轮与铁轨单调的撞击声。邻座是个回乡的大叔,黑红脸膛,话不多。夜深了,我全无睡意,看着窗外浓得化不开的黑,心里那点虚张声势的悲壮,渐渐被一种巨大的空

茫代替。我问自己:那座小城,真有我要的东西么?天快亮时,车在一个无名小站停靠,大叔要下车了。他临别时忽然回头,用生硬的普通话说:“娃,不管去哪,记得家里饭香。”车门关上,将他佝偻的身影留在清冷的站台。就在那一刻,我闻到了风里飘来的柴火气息,想起了父亲厨房里清晨熬粥时,那咕嘟咕嘟的、安稳的声响。

我没走到票面上的终点。我在下一个大站下了车,买了相反方向的车票。回家时,父亲什么都没问,只从厨房端出一碗温着的绿豆粥。那张未完成旅程的车票,被我顺手塞进了书本里。

多年后,父亲病重。我在医院陪护,某个疲惫的深夜,替他整理旧物,在他一本厚重的工具书里,赫然也夹着一张车票。同一天,同一车次,是我那趟车的下一站。票面被摩挲得起了毛边。母亲红着眼告诉我,那天父亲一声不吭追了出去,买了站票,在拥挤的过道里站了整整

一夜。“他说,不打扰你,就远远跟着,看你平安到了哪儿,他再回来。”

我捏着这两张车票,一张崭新而倔强,一张陈旧而沉默,它们指向同一个方向,却停在了不同的站台。我的那一张,是我叛逆的起点;父亲的那一张,是他守望的终点。原来,我青春时那场盛大而荒谬的出走,起点是我自己,终点却一直在父亲悬着的心尖上。

如今,父亲坟前的青草,已黄绿过好几个轮回。高铁时代,车票成了手机里一抹虚拟的光。那些纸质的凭证,连同它们所代表的、慢悠悠的牵绊与风尘,终将彻底消失。我偶尔还会梦见那列绿皮火车,它不紧不慢地穿过时间的荒野。我分不清自己是那个在车厢里茫然张望的少年,还是那个在过道里倚壁而立的父亲。或许,所谓父子一场,不过就是这样:他用他的终点,为我送行;而我用我的一生,走向他成为起点的那个远方。

作家与高考

□ 张光茫

1

余华参加了恢复考试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,不过落榜了。对于自己的高考,余华在《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》一文中写道:“高考那一天,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,上面写着:一颗红心,两种准备……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,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。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。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,一种准备,就是被录取,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准备,我们都落榜了。”后来,余华在卫生学校学了一年,被分配到小镇上的卫生院,当了一名牙医。空闲时,余华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大街,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。就是这一刻,他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,于是开始写小说,终于写出了《活着》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等作品。

2

麦家当年参加高考,成绩勉强上了提档线。但在医院参加体检时偶遇负责招生的首长。首长得知麦家数学是满分、物理94分且体格优秀以后,破格录取了他。进校以后,麦家才知道毕业后将从事军队情报工作。但后来麦家发现自己的兴趣在文学上,偶然地读到了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,霍尔顿和他当时有一样的心态,压抑、躁动……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,这让麦家觉得自己也可以写小说了。于是,就有了后来的《暗算》等作品的问世。

3

迟子建在《人生就是悲凉与欢欣》一文中,笑言自己的高考作文只得了5分,但她感谢判卷的老师。“我高考不理想,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,只考上了大兴安岭的一所专科学校,学中文。因为课业不紧,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,使我眼界大开。”那所学校面对山峦草滩,自然风光壮美。迟子建写了大量自然景观的观察日记,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学训练了。后来迟子建说:“我觉得图书和大自然对我的帮助很大。”



投稿邮箱:dtwbzl@163.com



编辑部地址: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
邮政编码:037010

承印: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
广告经营许可证:1402004000009

电话:0352-2429838

广告热线:0352-5105678

发行热线:0352-2503915

自办发行

单月订价:21.5元